

# 移民问题与印度特里普拉邦的动荡

马得汶<sup>\*</sup>

**【内容提要】** 特里普拉自并入印度以来,局势长期动荡,移民问题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特里普拉邦是印度建国后唯一的外来移民数量超过本地原住民的邦。跨国界涌入的孟加拉人与当地原住部落民在自然资源、公共权力等领域存在激烈的竞争与矛盾,国内非自愿移民使问题更加复杂。为了维护切身利益,原住部落民成立了多支地下武装组织,部落民与非部落民之间的冲突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特里普拉邦的情况是探讨南亚地区移民问题对当地社会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之一。

**【关键词】** 印度 特里普拉邦 移民问题

特里普拉邦是印度东北部六邦之一。在印度东北部诸邦中,该邦民族社会问题突出,属于恐怖主义活动相对严重的地区。移民问题是造成特里普拉邦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首先,印巴分治后,来自东巴(今孟加拉国)的移民改变了特里普拉地区的人口结构,持续涌入的孟加拉人使昔日占人口多数的原住部落民成为少数群体。其次,国内非自愿移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邻邦米佐拉姆的族际冲突导致大量利昂人(Riang)迁居特里普拉,加重了这一地区的人口负担;二是当地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迫使大量部落民迁离家园,同时又无法得到有效的安置和生活保障。移民问题是特里普拉邦族际关系紧张与社会动荡的根源所在。

## 一、特里普拉邦的人口状况

特里普拉邦面积 10492 平方公里,北、西、南三面与孟加拉国接壤,东北部与印度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相邻,首府阿加尔塔拉。“特里普拉”之名源

---

<sup>\*</sup> 甘肃中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于当地的主神“美丽的特里普拉”(Tripura Sundari),意为“三城女神”,“三城”指日、月、火;另说这一地名源于“图伊普拉”(Tuipra),意为“临水之地”。特里普拉邦60%是丘陵山地,其余为平原。孟加拉语和郭博罗克语(Kakborak,也叫特里普拉语)同为官方语言,但孟加拉语使用更为广泛,全邦大约80%的人使用孟加拉语。2001年人口普查全邦总人口为3191168人,其中表列部落民占31%。部落民是特里普拉邦的原住民,多属蒙古人种。印度建国后,特里普拉的19个部落均被政府认定为表列部落。这些部落民分别为比尔人(Bhil)、菩提亚人(Bhutia)、查马尔人(Chamal)、查克玛人(Chakma)、高若人(Garo)、哈拉姆人(Halam)、贾马蒂亚人(Jamatia)、喀思人(Khasi)、库基人(Kuki)、雷布查人(Lepcha)、卢谢人(Lushai)、莫古人(Mog)、穆达人(Munda)、诺阿蒂亚人(Noatia)、奥昂人(Orang)、利昂人(Riang)、桑塔尔人(Santhal)、特里普里人(Tripuri)和乌查人(Uchai)。人数最多的四个部落依次为特里普里、利昂、贾马蒂亚和查克玛。特里普拉邦的非部落民主要由外来移民组成,以孟加拉人为主,占特里普拉邦总人口的绝大多数。部落民大多散居在绵延的山岭村落之中,非部落民(外来移民)则主要集中在平原和城镇。部落民和非部落民是特里普拉邦的两大基本社会群体。

## 二、跨国界移民与国内非自愿移民

造成特里普拉邦局势动荡的移民问题分为两种类型:跨国界移民和国内非自愿移民。跨国界移民规模大、时间长,是特里普拉邦局势动荡的根源。国内非自愿移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搅动着特里普拉邦原本和睦安宁的土地。

### (一)跨国界移民

#### 1. 印巴分治引发的难民潮

1947年印巴分治导致原英属印度孟加拉省被割裂为东、西两部分。西孟加拉并入了印度自治领,即现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东孟加拉并入了巴基斯坦自治领并于1971年独立,即现在的孟加拉国。孟加拉这一古老民族也因分治跨国而居。被划归在东巴的信奉印度教的孟加拉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向特里普拉迁徙。在印度教徒占主体、人口相对稀疏的特里普拉,他们既可以找到宗教的归属感,也可以获得人身的安全感。

边际:《特里普拉邦名称来源与简史》,《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第94页。

Chaturbhuj Sahu, *Tribes of North East India* (New Delhi: Sanup & Sons, 2002), p. 237; S. N. Chatterjee, *Tripura: A Profile* (New Delhi: Inter-India Publications, 1984), p. 43.

据官方统计,1947年8月15日至1971年3月24日,涌入特里普拉的难民多达609998人,这一数据尚未包括那些未在政府部门登记的难民。相比之下,1951年特里普拉邦的总人口仅为645707人。另据统计,仅1951~1961年间,未登记的难民数量便在18万人左右。印巴分治引发的难民潮使特里普拉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改变,原住部落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下降。1941年特里普拉部落民在当地总人口中尚保持微弱多数。1951年,部落民占全邦总人口的比例急剧跌至37%;1961年,部落民所占人口比例继续下降,为31.5%;1971年这一比例跌至29%。孟加拉人的大量涌入,使特里普拉成了“印度东北部的噩梦”,……一个有着183位国王统治历史的辉煌部落王国由于人口迁移,原住民成了人口上的少数。”

## 2 大规模跨国界移民对特里普拉原住部落民的影响

“在印度东北部诸邦中,印巴分治给特里普拉邦带来的负担最为沉重,对这一地区原住部落民的生活影响巨大。”孟加拉人的涌入对特里普拉原住部落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自然资源方面,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平原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渐趋饱和,孟加拉移民开始在山区地带安家落户,移民与原住民对土地等资源的争夺日渐加剧、矛盾日益深化。孟加拉人对山区土地的侵占从两个层面对部落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部落民的经济生活遇到了严峻挑战。特里普拉邦的山区部落民以一种叫做“稼胡米”(jhuming)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这是一种以土地公有、人口密度稀疏为基本条件的迁徙耕种方式。

Sukhendu Debbama, "Peace Accords in Tripura: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in Prasenjit Biswas and C. Joshua Thomas eds., *Peace in India's North - East: Meaning, Metaphor and Method* (New Delhi: Regency Publications, 2006), p. 406.

Subir Bhaumik, "Just Development Key to Peace Process in Tripura," in Prasenjit Biswas and C. Joshua Thomas eds., *Peace in India's North - East: Meaning, Metaphor and Method*, p. 230.

Sukhendu Debbama, "Peace Accords in Tripura: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in Prasenjit Biswas and C. Joshua Thomas eds., *Peace in India's North - East: Meaning, Metaphor and Method*, p. 406.

Gunadas Das, "Immigration into North - East India: The Security Dimension," in C. Joshua Thomas ed., *Dimensions of Displaced People in North - East India* (New Delhi: Regency Publications, 2002), pp. 84 - 85.

B. G. Verghese, *India's Northeast Resurgent: Ethnicity, Insurgency, Governance, Development* (Delhi: Konark Publishers, 2004), p. 166.

Monirul Hussain, "State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Displacement in North - East India," in C. Joshua Thomas ed., *Dimensions of Displaced People in North - East India*, p. 286.

“稼胡米”的耕作方式是在冬季对林木进行“砍伐和焚烧”(slash and bum),在南亚季风到来时进行耕种,待谷物收获后这片土地会被休整数年,村落也会迁徙并选择新的地点生活。“稼胡米”的五个特点是:土地轮种、长时期休耕、以人力为主、几乎不使用畜力、使用原始而简单的劳动工具。See Sajal Nag, *Contesting Marginality: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Subnationalism in Northeast India*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2), p. 29.

外来移民不断挤占部落地区的土地,并采取与之不同的、更为高效的定居耕作模式,与部落民在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上存在着根本抵触。移民对山区土地的蚕并,将习惯于“稼胡米”的部落民挤向了山岭深处,其经济循环空间锐减。其次,部落民的古老习俗遇到了严峻挑战。对于部落民而言,“稼胡米”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作业方式,还是部落文化和习俗赖以维系的基础。尽管定居耕种具有诸多优势,但是许多山区部落民并不愿意仿效他人改变自己的生活。印度东北部的部落民对自己的传统习俗极为珍视,对其而言,“独立的核心意义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主权就是不被外界干扰、按照传统方式生活下去,无论这些习俗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的粗野、落后和不文明。”所以土地资源缩减和山区人口环境变迁对部落民而言还涉及比经济问题更深层面的文化和心理问题。

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部落民作为劣势发展群体处境艰难。孟加拉移民不仅在农业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在商业领域更让部落民望尘莫及。相对于山区部落民而言,外来移民眼光开阔,头脑灵活,商业意识浓厚,能快速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生事物。“今天特里普拉邦几乎所有的商业机构都由外来移民拥有和控制。”他们把当地的初级农产品、精美手工艺品销往各地,将流通领域的增值财富源源不断地汇聚进自己的腰包,再反过来用高价购置部落民的土地。尽管历届印度政府都向特里普拉邦投入了相当数量的援助资金,但是这些援助资金所催生的经济发展“果实”,被那些处在生产链条最底端、现代化程度不高的部落民所摘取的只是一小部分,商业和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大量流向了善于经营的外来移民的腰包。对原始自然环境高度依赖的部落民,由于在众多领域都无法与外来移民竞争,经济发展劣势群体的处境凸显。

第三,在公共权力方面,部落民的影响力在民主体制下日益“缩水”。独立后印度实行的西式民主普选制结束了特里普拉的封建权力传承。丧失了人口数量优势的部落民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式权利分配中越来越处于劣境。民主体制的建立对于特里普拉邦的部落民而言是一次外力促成的政治革新,移民的涌入使这一变革在特里普拉邦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外来移民与原住民部落民两大社会群体对公共权力的争夺成为选举的核心矛盾。在这场一人

Sajal Nag, *Contesting Marginality: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Subnationalism in Northeast India*, p. 95.

Khakchang Debbama,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Twipra," in C. Joshua Thomas ed., *Dimensions of Displaced People in North - East India*, p. 281.

一票、民主公正的竞争中,部落民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公平,他们不想让外来人把持的权力机构来管理自己世代生息的家园。由于外来移民具有数量优势,通过选票箱,他们在特里普拉邦的公共机构中分得了与自己的人口和经济实力相称的权力,占据了邦立法委员会和各级政府的多数职位,制定着与自身利益相符的法律和政策。部落民在涉及自身权利的事务上话语权缩小,特殊利益无法获得有效维护。

第四,在文化心理方面,部落民的“受害者心理”日渐加重。特里普拉邦的部落民多使用郭博罗克语(属于藏缅语族萨尔语群波多语分支,与中国的景颇语相似)。孟加拉移民使用孟加拉语(属于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孟加拉移民的大量涌入,使“特里普拉部落民的心理受到了伤害,……(他们的)民族语言郭博罗克语、蒙古人种的民族习俗受到来自孟加拉语和雅利安习俗的侵蚀。”特里普拉邦的部落民担心自己的古老习俗和语言会最终淹没和消失在孟加拉人的汪洋大海里。

## (二)国内非自愿移民

### 1. 邻邦局势动荡导致的非自愿移民

特里普拉邦和米佐拉姆邦相邻,米佐人的排外行动导致大量利昂人来到特里普拉安身。米佐人多数信仰基督教,一些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驱逐、绑架甚至杀害米佐拉姆邦境内的非基督教部落民,如信仰印度教的利昂人和信仰佛教的查克玛人。米佐拉姆邦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米佐民族阵线”就曾将宗教因素引入米佐分离主义运动,指出“印度是印度教教徒的家园,信仰基督教的米佐人在印度人的统治下遭受着迫害”,并将保护基督教教徒的权益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之一。印度独立后,在米佐人的排外行动中,许多利昂人被迫前往特里普拉邦寻求庇护。1999年特里普拉邦官方公布的利昂移民数量累计达6952户、35995人,已经相当于1931年特里普拉地区原住利昂人的总量。

### 2 政府发展规划用地导致的非自愿移民

特里普拉地方政府为了实施一些水利、交通工程,不得不强行征用山区土地,迫使许多部落民迁离家园,加重了部落民的土地流失。在特里普拉邦,

---

B. G Verghese, *India's Northeast Resurgent: Ethnicity, Insurgency, Governance, Development*, p. 166.

Sajal Nag, *Contesting Marginality—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Subnationalism in Northeast India*, p. 221.

Mahadev Chakravarti,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Tripura: Past and Present," in C. Joshua Thomas ed., *Dimensions of Displaced People in North-East India*, pp. 264 - 265.

因政府发展规划用地引发非自愿移民的最典型事例就是建在古姆提河 (the Gumti) 上的达姆布尔水电工程 (the Dumbur Hydro - electric Project)。古姆提河从特里普拉邦中心地带穿过, 全长 133 公里, 流域面积 2492.28 平方公里, 雨季河水丰沛湍急。达姆布尔水电工程 1967 年立项, 1976 年建设完成, 装机容量 1 万千瓦时, 发电量 8600 千瓦。工程建设共导致 2117 户部落民和 728 户非部落民被迫迁徙。政府对移民的低效安置, 使古姆提河上游成为部落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

### 三、局势的动荡

“特里普拉是 20 世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住民从主体统治群体变成少数群体的几个地区之一。在这些地区, 当地原住民反而依靠那些夺取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外来移民的善心和施舍生活。” 特里普拉邦部落民对非部落民的不满渐渐积淀了下来, 最终化作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种子, 遍地开花, 成为特里普拉邦至今难以根除的社会顽疾。

特里普拉邦的局势动荡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 大规模族际冲突的爆发

1980 年 6 月, 部落民与非部落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白热化, 双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族际屠杀。这场冲突共卷入 372048 人, 其中部落民 144549 人, 1300 余人丧生。冲突导致 189919 人因流离失所居住在政府设立的临时救济营里, 其中部落民占五分之一。冲突发生后, 政府共建立救济营 141 个, 其中为部落民建立的救济营 45 个。冲突共造成 34661 座房屋被焚毁, 其中部落民屋舍 11025 座。这起冲突共造成财产损失 209163014 卢比, 其中部落民财产损失为 44353127 卢比, 非部落民财产损失为 164378757 卢比。冲突的导火线是 1979 年年底, 全阿萨姆学生联合会 (All Assam Student Union, AASU) 在阿萨姆邦掀起了反对孟加拉国移民入侵的学生运动, 受其影响, 1980 年上半年特里普拉邦的部落民组织“特里普拉乌帕贾提朱巴联盟”(Tripura Upaja-

S. N. Chatterjee, *Tripura: A Profile*, p. 10.

Mahadev Chakravarti,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Tripura: Past and Present," p. 266.

Sanjoy Hazarika, *Strangers of the Mist*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94), p. 123. 转引自 H. K. Bapujari, *North - East India: Problem, Policies and Prospects*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1998), p. 53.

1981 年印度人口普查时特里普拉邦的总人口为 2053058 人, 部落民为 583920 人, 卷入这起冲突的人数占到全邦总人口的近 1/5, 其中卷入冲突的部落民则占部落民总数的近 1/4, 可见冲突规模之大。

Mahadev Chakravarti,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Tripura: Past and Present," p. 267.

ti Juba Saniti, TUJS)、“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军”(Tripura National Volunteer, TNV)等也掀起了排外运动,鼓动部落民联合起来将 1949年 10月 15日以后进入特里普拉的所有外来移民驱逐出特里普拉,致使部落民与非部落民之间长期积淀的矛盾猛烈爆发。

## (二)地下武装组织的涌现

部落民作为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成立了众多地下武装组织,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有三支:“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军”、“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Tripura, NLFT)和“全特里普拉部落猛虎军”(All Tripura Tiger Force, ATTF)。

“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军”1977年由库基人比贾伊·哈兰贾克瓦尔(Bijoy Hranjkhawl)组建。它以部落复兴为己任,在成立初期赢得了部落民的广泛支持,其主要斗争目标为:将 1949年 10月特里普拉并入印度联邦后进入特里普拉的移民全部驱逐出境;在特里普拉邦议会中为部落民保留一半的席位;在特里普拉邦建立由部落民控制的政权;采取“通行许可”制度阻止外来移民进入特里普拉。“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 1989年 3月 12日,是一个主张将特里普拉从印度联邦独立出去的分离主义组织。相对于其他部落民地下武装组织而言,它拥有更多的成员和更为精良的武器。其奋斗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将特里普拉从印度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1997年,印度政府宣布“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为非法组织。在印度政府 2002年颁布的《反恐法案》中该组织也榜上有名。“全特里普拉部落猛虎军”原名“全特里普拉部落军”(All Tripura Tribal Force),1990年 7月 11日由一些前“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军”成员组建。1991年该组织成为特里普拉邦有重要影响力的地下武装组织。1992年,“全特里普拉部落军”更名为“全特里普拉部落猛虎军”,主张将 1956年以后进入特里普拉邦的讲孟加拉语的移民驱逐出境;严格执行 1960年制定的《特里普拉邦地税和土地改革法案》,归还部落民被侵占的土地;从选举名单中清除那些 1956年之后进入特里普拉的移民。1997年印度政府宣布“全特里普拉部落猛虎军”为非法组织。

除了上述三个最为主要的地下武装组织之外,部落民还组建有诸如“特里普拉民族军”、“特里普拉部落青年军”、“特里普拉部落民主军”、“特里普拉武装部落突击队”等 20个地下武装组织。非部落民出于安全防范考虑也

See S K Khanna, *Encyclopaedia of North - East India* (Delhi: Indian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1999), p. 453.

[http://www.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india/states/tripura/terrorist\\_outfits/index.html](http://www.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india/states/tripura/terrorist_outfits/index.html)

组建了数支武装力量,如“孟加拉人联合解放阵线”、“孟加拉人解脱军”(Bangla Mukti Sena)等。据统计,活跃在印度特里普拉邦的大大小的地下武装组织多达 30 个。

### (三)恐怖主义活动的兴起

族际冲突所引发的动荡局势,为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活动提供了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部落民和非部落民地下武装组织的性质逐渐发生了蜕变,沦为敲诈勒索普通百姓和政府雇员、从事暗杀绑架和毒品交易、危害公共安全的团伙势力。在印度,特里普拉邦的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组织数量仅次于曼尼普尔、阿萨姆和查谟—克什米尔(印控地区),排名第四。发生在特里普拉邦的恐怖主义事件不时见诸印度各大媒体,普通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据统计,1992~2001年间,特里普拉邦因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活动丧生的人数达 2633 人,其中平民占到 79%。特里普拉邦的一些地下武装分子逐渐习惯于将恐怖主义活动作为改变生活境遇的“黑色经济”,当地密林遍布的地理环境和极易获得的武器,也为这些人“浑水摸鱼”提供了便利。

## 四、印度政府的应对措施

面对特里普拉邦的动荡局势,印度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 (一)对地下武装组织:积极谈判、政治疏导

1980 年的族际屠杀爆发后,印度政府宣布“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军”为非法组织,并将其首领比贾伊·哈兰贾克瓦尔逮捕入狱。为了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印度政府不久便将比贾伊·哈兰贾克瓦尔保释出狱。1988 年 8 月 12 日,“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军”与印度中央政府、特里普拉邦政府三方在新德里签署了和平协定。协定包括三部分 14 条,就“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军”交出武器弹药、结束地下反政府活动、成员安置、限制向特里普拉进行移民的措施、将外来移民占据的部落土地归还给部落民等事项做出了安排。协定还就“在特里普拉邦立法委员会中为部落民保留席位”事项达成了共识。政府

---

See “A List of 140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India”. <http://www.pakdefinfo/forum/archive/index.php/t-749.html>

ibid

其中激进分子死亡人数为 255 人,安全部队成员死亡人数为 296 人,平民死亡人数为 2082 人。See Ajai Sahni, “Survey of Conflicts Resolution in India's Northeast”. <http://www.sap.org/satporgtp/publication/faultlines/volume12/Article3.htm>

See Sukhendu Debbama, “Peace Accords in Tripura: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in Prasenjit Biswas and C. Joshua Thomas eds., *Peace in India's North-East: Meaning, Metaphor and Method*, pp. 411 - 414



同意在邦立法委员会中为部落民实行席位预留制。

1993年8月23日,“全特里普拉部落猛虎军”的一个分支——“第一党”(the First Party)与特里普拉邦政府达成了和解备忘录,“第一党”同意在备忘录签署后的15日内解散。由拉吉特·第巴马(Ranjit Debbama)领导的“全特里普拉部落猛虎军”另一分支则继续坚持斗争。1994年3月,1600余名“全特里普拉部落猛虎军”成员在印度政府的大赦政策感召下接受安置,回归正常生活,该组织的力量遭到极大削弱。2004年4月15日,印度政府与“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卡米尼·莫突(Kamini - Montu)分支签署了和解备忘录。印度政府赦免了该组织成员除对女性犯罪之外所有的司法控诉,他们在领取了政府发放的安置金后回归正常生活。2004年12月17日,印度政府又成功地对“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的纳扬·巴什伊(Nayan Bashi)分支进行了“招安”,该分支的150名成员交出了武器。2005年9月,“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比什瓦莫汗(Biswamohan)分支的20余名成员向政府投诚。2006年1月,另外24名比什瓦莫汗分支成员放弃了武装斗争。

## (二)对普通部落百姓:经济帮扶,改善民生

首先,印度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对从事“稼胡米”耕作的部落民进行有计划的定居安置,帮助其实现经济转型。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部落民放弃“稼胡米”的原始耕作方式是大势所趋,这也是他们生活得以改善的根本途径。部落民逐渐对此有了更为现实的认识。政府制定了“稼胡米部落安置计划”(Jhooming Settlement Scheme),分期分批地对稼胡米部落民进行定居安置。在安置点,政府出资兴建民居,并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料。在1988年与“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军”达成的和解协定中,印度政府就答应至少将2500户

协定的第3.5项规定,“为了满足特里普拉邦的部落民更大程度地参与该邦事务和治理的愿望,政府将采取一些法律措施,如提起对宪法进行修正的议案等。在议案中将提出无论宪法中有何种规定,都应该在特里普拉邦的立法委员会中为该邦的表列部落保留既定的席位,并且这些席位的数量今后在总席位中的比例不能下降。在宪法修正案生效时,特里普拉邦的表列部落在邦立法委员会的全部席位中将获得这些既定席位。1950年通过的《人民法案》(The People Act, 1950)也应该进行修正,以便在特里普拉邦的立法委员会中为表列部落保留20个席位。然而,本协议中达成的事项不得影响现任特里普拉邦立法委员会在解散之前履行其职责”。See Sukhendu Debbama, “Peace Accords in Tripura: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in Prasenjit Biswas and C. Joshua Thomas eds., *Peace in India's North - East: Meaning, Metaphor and Method*, p. 412.

See “All Tripura Tiger Force”. [http://www.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india/states/tripura/terrorist\\_outfits/ATTF/HTM](http://www.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india/states/tripura/terrorist_outfits/ATTF/HTM)

See Sukhendu Debbama, “Peace Accords in Tripura: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in Prasenjit Biswas and C. Joshua Thomas eds., *Peace in India's North - East: Meaning, Metaphor and Method*, pp. 420 - 424.

特里普拉邦警察局网站。 <http://tripurapolice.nic.in/ams.htm>

部落家庭安置在五个定居点内,并许诺为他们提供诸如蔬菜种植、家禽饲养、渔业养殖等领域的技术培训和资金援助,以帮助其转变生产方式。其次,印度政府不断加大对特里普拉邦部落自治地区的建设投资,帮助部落民发展工商业。在印度政府与“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的纳扬·巴什伊分支达成的协议中,就决定在部落地区实行总额 5.5 亿卢比的经济发展一揽子计划。此外,政府还采取各项举措保障部落民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增加部落民收入。

### (三)对部落语言文化:推广使用,加强保护

为了推广普及郭博罗克语和其他部落语言,特里普拉邦政府设立了语言委员会(the Bhasa Commission),负责研究和落实各项促进部落语言使用的措施和政策。在教育领域,郭博罗克语也扩大至更高层次的课堂教学之中。全印广播电台(All Indian Radio)增加了用特里普拉部落语言播出的节目内容和时长,并在特里普拉邦边远地区建立了广播信号中转站,以便那里的部落民能够收听到用特里普拉部落语言播出的节目。同时,印度政府承诺对部落民的文化古迹进行保护,如决定将特里普拉邦立法委员会从位于首府阿加尔塔拉市中心的特里普拉王宫殿遗址迁出,在对其进行修缮后作为部落历史文化纪念馆使用。

## 结 语

从大局而言,特里普拉邦的动荡是印巴分治的苦果之一。从局部而言,特里普拉邦的动荡是整个印度东北部 20 世纪后半期动荡局势的一部分。移民问题是造成特里普拉邦局势动荡的根本原因。在这场纷争中没有赢家,无论是部落民、非部落民、还是印度政府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广大部落和非部落百姓在经历了冲突和苦难之后,发现暴力非但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反而滋生出了恐怖主义这一社会顽疾。从目前情况来看,印度政府的治理和疏导取得了积极成效,绝大多数地下武装分子已接受了政府安置,回归正常生活,部落民和非部落民都倾向于通过协商而不是武力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认识的转变成为当前特里普拉邦零星动荡、整体和平局势的基石。

(责任编辑 毛悦)

## Imm igration and the D isturbance in Tripura

Ma Dewen

**ABSTRACT:** Since it became part of the Indian Union, Tripura has experienced a long - lasting disturbance resulting from immigration. Tripura is the only state of India where original inhabitants are outnumbered by immigrants. Bengali immigrants compete bitterly with the native tribesmen in many fields such as natural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Obligated migration within the Indian Union deteriorates the situ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the native tribesmen founded a great many armed organization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local tribesmen and immigrants caused severe loss of lives and property. The case of Tripura is a typical one to learn the influences caused by immigration in South Asia.

**KEY WORDS:** India; Tripura; immigration